南疆逸史

南疆逸史卷二十三

烏程温睿臨撰

列傳第十九

章曠 傅作霖

吳炳 洪育鰲

周鼎瀚

章曠字于野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知沔陽州有能名總督袁繼咸巡撫何騰蛟深知其才會沔陽陷從諸將方國安毛憲文復漢陽武昌署分巡道守德安時湖南北大亂吏部所選州縣守令多不至曠隨才委用咸得其人德安衛官偵賊將至賫印欲降曠即收斬之督兵日夜儆備賊不敢犯宏光

元年騰蛟用為己監軍命督餉湖南騰蛟所撫降將黃朝宣
張先壁馬進忠王允成及闖賊劉體仁郝搖旗諸大部皆曠
往來議之也曠有智略行軍不避鋒鏑賞罰明信諸將服之
其威望故皆聽從騰蛟驟增師數十萬乃開府長沙請於上
以曠巡撫湖北擢右僉都御史傅上瑞巡撫湖南上瑞武定
人由進士為武昌推官事騰蛟甚謹執贄稱門生薦為長沙
兵備事僉至是令為南院時隆武二年也上瑞弱不稱事而
曠力拒強敵去長沙至湘陰之下壘土為營率所部士卒屯
之先是降將既衆上瑞勸騰蛟設十三鎮以衛湖南然皆依
騰蛟以居不離一舍凡岳陽以下
大兵飲馬洞庭無偵禦者自曠駐下湘所率瀕營又下五十

餘里扼險設長弩以伺諸鎮將以孫亦稍稍躡瞋馬足而前

間遇

大軍浮騎則諸鎮又即怖走遠視瞋營屹立伏之復安如是

者二年騰蛟藉以無北顧憂永曆改元加兵部右侍郎

大兵日逼瞋從長沙乞師不得未幾長沙亂騰蛟退守衡州

瞋亦走寶慶又以退守不如進戰與騰蛟議不合鬱鬱致疾

至郴州八月六日卒帝聞痛悼命予文武二蔭瞋臨敵果敢

嘗身先士卒事雖無成然措撐危難敵不得涉湖者瞋之力

為多湖南人為之語曰浛不死何部院走不死堵撫院不怕

死章北院自瞋死而騰蛟無助矣上瑞既撫偏沅事騰蛟稍

倨一日從騰蛟索餉五千將往沅州騰蛟曰共事久矣尚不

知吾之困乏乎自從君議以餉歸諸鎮吾標下日愁不給君何索之驟也且君去則吾愈孤君毋去上瑞怫然騰蛟治酒泣語之曰君與我別飲此為我留亦飲此上瑞並應曰願留留半月不辭而去騰蛟猶馳三百金贈之踰年武岡破敵通沅州上瑞即降再踰年與劉承胤並誅死

逸史曰曠與上瑞皆騰蛟之所舉也而忠邪判焉嗚呼人豈易知哉

傅作霖武陵人舉於鄉隆武立謁帝於行在會從督師大學士蘇觀生軍奏為職方主事觀生歿依何騰蛟於長沙改監軍御史永曆元年三月駕在全州以大臣無扈從者超拜兵部左侍郎掌部事尋進尚書從幸武岡作霖雅與劉承胤交

歡故輟獲美擢然為人尚氣節承脩得政愈恣横作霖隨事
規諷承脩亦漸憚之其秋
大兵逼武岡承脩不能禦議迎降作霖聞之往謁之曰今守
禦云何承脩默然徐曰君智士也勢危至此吾計且迎款耳
作霖勃然責之曰始吾以汝為人今乃知非人也汝迎駕至
此致天子蒙塵罪已不容於死乃挾主作威福容高極貴生
殺涉惟意一旦有警不思選鋒拒戰束手無策欲草間求活
將置三宮於何地且汝擁兵數萬縻餉十年平日自許天下
莫當今未見敵而先畏縮如床下伏雌人如此者狗彘豈食
汝餘也承脩不顧已遣使納款
大兵入城作霖冠帶坐堂上主帥遣傳上瑜與承脩勸之作

霖唾其面罵不已遂遇害妾鄭氏有殊色被執驅之過橋躍
入水中死
吳炳宜興人萬曆末舉進士授蒲圻知縣崇禎中屢遷江西
提學副使及江西陷流寓廣東永曆元年擢兵部左侍郎從
幸梧州又從幸府江明年二月上在桂林命以本官兼東閣
大學士仍掌部事從幸全州時駕方播遷諸將無可恃者而
劉承胤方以兵入援上優異之其母生日御製詩及金幣命
炳賜之且賜敕獎勞炳沈靜不露而中耿介覩勢危難又心
疾承胤之橫聞命憤悶將事疾作久而後愈及八月
大兵入武岡帝倉猝幸靖州命炳與吏部主事侯偉時傅太
子走城步既至城已失遂被執送之衡州炳不食自盡於湘

山寺倬時公安進士亦不屈死其同時死節者有周震蕭曠二人震中書舍人居全州為人慷慨尚氣節憤承胤之執嘗為撫討之武岡失全州勢危震盟文武將吏於神誓同禦敵條上城守事宜於留守式耜奏擢御史監全州軍無何郝永忠盧鼎擁兵還桂林諸將議舉城降震持不可乃先殺之全州遂失蕭曠武昌諸生也有材武何騰蛟奏授黎平參將監收州縣餉曠無所取美承胤既降遣部將陳友龍招之曠大罵友龍怒因攻城破之殺曠劫騰蛟之家以去時武臣死事者止曠一人

洪育鰲字六生晉江人唐王入閩以諸生迎謁於三山授衡州通判明年何騰蛟奏改知道州郝永忠等既受撫永曆元

平由道州入覲緣道剽掠育鰲謂之曰兵所以異於賊者畏
朝廷法受州縣節制不犯百姓今若縱掠如故則仍賊耳何
辱王命為諸軍皆瞋目怒永忠獨奇之曰公非百里才也行
當佐吾軍要同入朝十三家既封爵號王光興荊國公郝永
忠益國公劉體仁皖國公袁宗第清國公李來亨臨國公王
友進寵國公塔天寶宜都侯馬騰雲陽城侯郝珍岐侯李復
榮渭南侯譚宏新津侯譚詣仁壽侯譚文涪侯黨守素興平
侯廷議監軍難其人帝即擢育鰲右僉都御史令監諸鎮出
駐湖南及騰蛟敗滇黔亦為孫可望所破育鰲率十三家還
入西山據楚東陵歸州巴東均州蜀巫山涪州等七州縣屯
田自守所謂西山之兵也久之聞上駐蹕安隆育鰲疏言十

三鎮公忠無二今楚雄雖失猶扼險據衝覰釁而動朝廷若有征行可以兵應乃加育鰲總督兵部右侍郎令鎮撫之其後滇黔兩粵以次底定十三家孫守如故時出殁荆湘間民患苦之壬寅

清總督李國英以七將軍分道討西山諸將不和不相救拔大兵擒袁宗第郝永忠殺之黨守素塔天寶馬騰雲王光興等先後出降李來亨劉體仁等縱火自焚諸軍皆潰來亨赤心養子也至是流寇之衆盡矣育鰲在軍有靦之去者育鰲曰吾受命督師亡與亡去將何之被執不屈甲辰十月十二日殺於巫山投尸峽中

周鼎瀚字浩若安福人實夏廷撫懋相孫也以祖蔭授南京

工部主事甲申國變服朝服赴秦淮河士民救之出粤都既建伏節走詣行在上嘉之授閣部銜令聯絡江楚義旅僉督桓既敗其將張士舉者無所歸鼎瀚收置帳下與規復江左忽

大兵至士舉即叛去帥徐勇令持衣冠招降鼎瀚怒叱責之嚙血書絕命詞草遺疏付家人登舟將死士舉入舟中刺殺之其後帥聞之誅士舉

逆史曰湖南自獻賊入寇以來城邑邱虛騰蛟削鋤兩公披剪搽莽創立軍府撫創殘招流移馴至桀黠殘忍之徒向風慕義革面洗心而章曠作霖為之翼輔似其勢足以有為而卒無成者則以積弱之後人心玩愒勢不能進取則雖欲保

軀不能也嗟乎曠之志烈矣賫恨以殁而作霖諸君子見危
授命亦與瞿何比烈焉以是知天不祚明耳若其士氣固足
輝映千古也

南疆逸史卷二十三

南疆逸史卷二十四

烏程溫睿臨譔

列傳第二十

蘇觀生　林佳鼎

丁魁楚　魯可藻

蘇觀生字宇霖東莞人年三十始為諸生以保舉入仕貧不能具車馬投無極知縣以卓異遷監紀同知理戶部主事甲申國變率突騎數百渡江南下宏光加戶部郎中督餉蘇松觀生康竝仕八年橐金不滿百南京亡奔入浙遇唐王於中途連舟入閩定擁戴之策二鄭輔之擢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特設儲賢館分十二科招四方之士以觀生領其事未

幾以所得士無實用罷之觀生以鄭氏智不出於盜賊非有復仇雪恥之心力請上幸贛州親帥大師以張撻伐而鄭芝龍方幸上留以自重議不決乃遣觀生先行明年加觀生吏兵二部尚書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出為經略敕廣東歲給銀十萬兩供其度支軍前支武自道府副總以下得專生殺除授賜銀章曰天賜忠臣上親祖於殿門觀生遂赴南安四徵義兵可十萬而饋餉不繼觀生雖清潔自守然柔暗無長計遠略衆議當前不知所決或始是而終背之以故在南安一年贛州數告急不赴援閩有警亦不救及汀州變遽度嶺回廣州聞桂王監國梧州平粵伯丁魁楚柄用觀生致書魁楚欲與定策魁楚忌其來且執政排不受觀生既與魁楚

有隙又自念受隆武厚恩不欲負而唐王聿鐭適浮海至乃與大學士何吾騶布政使顧元鏡侍郎王應華曾道唯等迎立為帝曰吾君之弟也以廣州都司署為行在改元紹武即日封觀生為建明伯攝兵部事桂王在肇慶遣給事中彭耀賫敕諭廣東耀至責觀生曰今天下分崩國統三絕粵中崎嶇山海間天末一隅然忠義之士奮臂思立君者感二祖列宗之德思光復大業耳桂王神宗之弟孫倫序既正監國名號已定布告四方公不礪戈鍜刃志切同仇而置王自擅强敵日逼百里之內二公君抗拒使敵坐收漁人之利此譚尚所以卒併於曹瞞也公受國厚恩乃貪一時之利不顧天下大計後世其以公為何如人觀生不能答明日戮耀於市耀

順德人舉於鄉為知縣有能聲其來也辭家廟托子於其友
至果見殺於是治兵相攻高峽三水之間無日不戰最後與
桂撫林佳鼎戰大敗之唐桂方相持而
大兵自閩入廣惠潮皆開門降即用兩府印文移廣州報無
警觀生泰然不為備時城外陸寇則有花山砦人水寇則有
石徐馬鄭謂之四姓兵觀生雖撫之而桀驁不可制七門之
外號令不行丙戌十二月十五日成棟以十七騎疾趨廣州
門者納之王方幸學閱射羣臣朝服行禮忽報
大兵至觀生曰此妄言為敵間耳遂斬之既而城中洶洶猶
以為花山砦人俄見紅纓冠乃大驚宿衛萬人匆遽不及召
王變服踰垣匿王應華家尋縋城走洛城里為邏者所獲戍

楝館之饋之食王不受曰吾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帝於地下自縊而殂觀生過吏科給事中梁鍙問計鍙曰死耳觀生乃大書於壁曰大明忠臣義固當死遂縊年五十無子先是觀生之從師廣州也監紀主事陳邦彥謂之曰公何遽歸觀生曰國未有主邦彥曰國自有主非公所急也今大兵在閩公不如取道疾走惠潮因漳泉未潰以控扼之則兩廣猶可自立若必以擁立為功衆議紛紜動踰旬月則惠潮必危粵中且不保何立君也觀生不從至是果如邦彥言自廣東失永曆君臣疲於奔命卒不能立國議者謂粵亡之罪觀生首焉佟養甲入廣州殺諸王十六人吾騶應華元鏡等皆降其與觀生同死者太僕寺卿霍子衡𥖁子監司業梁朝鍾子

衡南海人字覺尚官戶部郎中知袁州府紹武召用之城陷子衡北面再拜又率其家人辭祖廟曰吾受國恩不可不死若曹亦宜自決至其園池上臨流環坐俄傳

大兵入閭子衡赴水妾莫氏繼之次子應基與妻徐氏繼之季子應芷與妻區氏又繼之最後長子應蘭牽其長女以入一門死者九人朝鍾字秉央番禺舉人議論奮發時時屈其座人已而學佛與同郡舉人陳學銓張二果曾起辛為方外遊朝鍾嘗參熊文燦軍事棄之而歸史可法薦之不赴閩中召亦不起紹武授翰林院簡討朝鍾曰我頸有刀痕仕亦死不仕亦死時倉卒建國朝士大納賄清華之秩及於販夫惟朝鍾皭然不緇尋轉國子司業及敗自沈於水鄰人挽之朝

鍾曰諸君非受我者復自沈宮兵勾出之令去髮不從負三刃而死其同族舉人萬爵者家貧傭書養母弟諸生萬采負販佐之唐王立授行人謂其友曰我恃國家威靈竊甘旨以娛親若其不濟宅後池吾死所也君收吾骨焉城陷赴池萬采後至見其兄衣冠浮水上大慟亦溺死觀生標下守備余述之廣西豫濠里人

大兵入諸軍無與戰者述之獨率十餘人迎敵頃之十餘人皆去述之單刀冒敵以死嗚呼唐王之立本非義而諸臣猶為之死如此若何吾騶輩者受恩三朝覥然偷生寵不愧死哉

林佳鼎字漢宗閩之莆田人崇禎庚辰進士由禮部郎視學

粵東隆武二年正月歷贛南岳道轉布政使疏言七事其一曰東浙之交當固曾藩於陛下義則君臣親則叔姪宜大布明詔曰王能以東浙之師先朕洒掃孝陵肅清建業朕即詔道崆峒以明初志若朕仰賴羣力先復金陵浙西王與諸臣百戰河干保有東土亦當如梁孝王故事享有大國建龍鳳日月旌旗文武大吏朕皆擢用王其與督輔朱大典黃鳴俊等纓冠被髮復宗廟之疆宇土毋墮初志則猜嫌不生羣情翕聲天下可得而經營也其一曰藩輔不可不早建謂桂藩者神宗皇帝之孫也自湘東失陷王父子兄弟飄泊蒼梧賴陛下踐祚中興安仁嗣封然桂府長史尚缺其人而陛下宜親擇忠蓋老成而有文章者使與王娛玩詩書使知開創中

興之不易而後王得以安享大國名諸之榮疏入而隆武納之及隆武至汀覆没永明建國肇慶既而唐王聿𨯳復立於廣與肇慶行朝相拒乃命佳鼎以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師師問罪會紹武總兵林察與佳鼎同族相善貽書佳鼎願統舟師及四姓降盜之衆相迎舉廣州以應佳鼎信之至廣州之十里三山口察使四姓降盜揚帆相迎佳鼎不設備倉卒變起全軍殲焉佳鼎乃大罵察赴水死總兵龍倫從之永曆復走梧州佳鼎先為督學得士甚盛其死事也粵人莫不哀慟而咎廣州扮國諸臣云

丁魁楚永城人督師啟睿從父也舉萬曆丙辰進士崇禎中累官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以

大兵入塞不能禦徼下史遣戍邊衛久之狄還南渡時馬士英納其重賄起故官總督湖廣未赴而兩廣總督缺乃命魁楚往尋加兵部尚書明年唐王立於福州以故官協理戎政靖江王亨嘉反於桂林率兵下梧州執巡撫瞿式耜而魁楚檄思恩參將陳邦傳等襲擊之亨嘉兵敗被執事聞封魁楚平粵伯仍留鎮兩粵明年秋閩中事敗與式耜擁立桂王於肇慶進東閣大學士兼理戎政其冬

大兵下廣州漸逼肇慶魁楚奉上走梧州無何復棄上走岑溪魁楚貪於財所積金幣珠寶無算先是廣州之爭式耜往犒義師自捐五千金欲魁楚助萬金魁楚不可至是用其中軍蘇聘之妻父鍾鳴遠爲岑溪令將以寄帑焉而一夕出侍

女十七人給壯士之無室者使率舳艫以行

清將李成棟遣十八騎追及之魁楚遂雉髮降蘇聘欲殺追騎以逃魁楚不可俄而語洩十八騎因殺蘇聘及壯士竊魁楚至肇慶成棟與魁楚有隙錄其家數百人凡男子無少長皆殺之盡沒其貲財魁楚祈免其一子成棟笑曰汝身且不保尚求活人耶並殺之嗚呼以區區之身而柄國者賓賂如是不以之佐國用而以之資敵且搶攘之秋而棄君營私其殺身喪家也不亦宜乎

魯可藻字　　人也由進士知湖廣新寧縣有能聲永曆元年擢為御史是時司禮監王坤恣橫廷臣惡之劉承胤之迎駕也劉湘客要諸御史與承胤盟令逐坤承胤既見上

即面叱坤於上舟鎖之去上不得已詔安置永州可藻聞之謂其僚劉鼒曰諸君誤矣坤有罪朝廷不能勍治而假手承胤承胤之暴方欲立威脅衆而諸臣倒持太阿以授之一旦威摧震主目無廷臣奔掠之惡誰復禁之鼒嘿然已而承胤奉上入武岡勢燄日盛羣臣文章頌功德可藻自為武岡屬令即不為承胤屈至是畏其勢欲出避之乃以可藻題授廣西馳入桂林

清兵方來攻而承胤所遣援兵與焦璉兵格鬬大掠去

大兵退而復至可藻佐留守瞿式耜式耜竭力守禦焦璉時在靈川聞桂城急馳還先遣家屬入城留守喜曰璉胸有成算敵不難退也璉亦見瞿督之協心曰文官如此我能滅此

朝食耳

大兵果敗去璉進復陽朔不克可藻曰粤人梗化固不俗然且創殘之餘易動難馴不如先遣使撫慰雜髮難民皆我赤子兵至勿恐乃令監軍道朱履祥先行沿道招安由是東道漸通與留守同誓師遣焦璉大舉東伐十一月擢可藻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兵部侍郎蕭琦以可藻資尚淺上不聽蕭琦之監郝永忠軍也諂媚無不至可藻素薄其為人故琦阻之念可藻丁外艱具疏辭何騰蛟請奪情未幾梧州復陷上入桂林式耜令可藻速視事可藻乃遣標將袁啟泌守昭平徐俊陳上德吳奇勳扼馬江龍門陳維學朱方明防賀縣而自率兵移鎮平樂奏請裁陽朔監軍道又請以銓選悉還吏

部禁撫按一切題奏上皆從之明年三月可藻以標鎮兵復
梧州時李成棟以廣東內附梧鎮道楊有光陳軾亦來歸總
兵羅全斌方與
清兵戰於府江報至人皆疑其詐可藻曰成棟既歸其下自
瓦解何有疑也因疾攜家入梧州是時兵將未有所屬洶洶
思亂百姓空城而走可藻樹旗幟鼓吹入城兵民夾道歡呼
去者復還可藻開倉庫賑饑民招徠商旅民情大安遣官脩
理興陵奏至行在上大喜上方以郝永忠之犯已去桂林將
入南甯因謁興陵召見可藻慰勞之賜銀牌十面代宴銀二
十兩將吏皆賞賚有差可藻求終制不許太后亦慰留之尋
加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令繕兵待成棟可藻因自署

總制兩廣衛式邦曰方今武臣多自署督鎮未奉命而妄自
尊大貽遠人笑君奈何亦效之果欲兼撫盍令予代君請乎
可藻遜謝之明年十一月上命可藻兼理江淮楚越先是可
藻遣和州人厲文暖渡江偵南北情勢及還上召見賜酒食
給路費三十兩督師堵胤錫聞之因請令可藻總督浙直會
兵出楚庚寅正月可藻率師下梧州曹志之建遣其將劉成
玉張問泰截諸江馬奪其馬匹資裝殆盡可藻初莅平樂嚴
禁志建兵令不得剽掠志建怨請可藻歷其營閱兵可藻拒
不往至是聞其將去故縱兵劫之而殺其中軍趙玉上幸梧
州可藻入見以其被劫也歎息而已不能治志建罪也賜可
藻銀章曰定粵圖南及紅綠銀爵夏四月

大兵破鎮峽關掠婦女輜重無算志建以數騎逃馬蹶傷足失其伯印梧州傳平樂已陷上將移蹕可藻夜草奏力沮勿他幸乃止河干洶洶理楫聲連數里僉都御史余文燝遣人偵可藻司方對客飲酒文燝曰是可無虞曹司馬熟諳西事攸從容讌飲餘人可高枕也自是關西事內監及諸司必視可藻為緩急云及十一月廣東破桂林隨陷留守瞿式耜死

明年正月

清將馬蛟麟破梧州而可藻為僧去蛟麟遣其中軍范繁以書招之不至可藻性慷慨喜論列天下事其始為御史也疏勸上勤聖學謂學非從事章句也請法祖制日御午朝講官擇通鑑中興復仇事究論得失條奏累朝寶訓可行於今者

數事內閣擇用人理兵治餉章奏面商可否時賜辨難自然
聖聰日開天下事日諳習矣上優旨答之然不能行也可藻
因歎曰此事今非惟不能行實直不暇矣歷朝內閣票擬一
兩言可畢王言簡重尊嚴有體今則必用四六駢語題敘則
每人贊其功勳表對則每事譽其忠悃郡縣小吏妄言陳奏
亦必鋪張揚厲不以為煩大僚之贊美不必言矣如此則閣
臣批答日不暇給何暇措置天下事乎嗚呼上替下驕法紀
蕩然乃欲以筆舌邀結人心豈有當也祖宗朝所司開陳之
閣臣主斷之言官彈正之大政大議內閣無日不建白未有
置身可否之間坐視成敗而曰今何時乃復祖制是時日易
喪之心其罪浮於降盜者矣可藻人嘗請鄉團練當練於鄉

元歎諸人部議不許存其論可矣

逸史曰觀生魁楚皆庸材也遭時竊位橫據大柄反爭定策遂釀同室之鬭使庾關坐失卒致顛隕不然守灕江牂牁之險饒金珠翠羽之富即不能逐鹿中原亦何至不及尉佗傳世延祚稱蠻夷大長老夫哉可藻之建議勸學豈獨一時雖萬世行之可也

南疆逸史卷二十四

南疆逸史卷二十五

烏程溫睿臨 譔

列傳第二十一

陳子壯　張家玉

陳邦彥

陳子壯字集生號秋濤番禺人萬曆己未進士第三人及第授編脩父熙昌吏科給事中有直名子壯積官至詹事府少詹事禮部右侍郎署部事長軀美髯儀容瑰瑋性敏練諳習掌故議論敷奏動合機宜莊烈帝嘗召諸翰林對便殿給筆札出章奏相與平章稱旨凡九人而子壯居最帝屬意且大用會帝欲行宗室換授之法子壯持之唐王移書相駮難帝

恕下子壯詔獄謹歸既而召之未至而京師陷福王立起禮部尚書行至燕湖聞南京破從間道歸與廣督丁魁楚將立桂王曰常瀛曰神宗之子也而聞唐王已立於閩海道參議湯來賀曰閩立君矣粵復立君內自為敵如天下笑何議遂寢閩亦以東閣大學士召辭不行及閩亡桂王監國於肇慶以子壯前議即其家拜大學士太保兵部尚書節制江廣閩楚軍務未出境而

大兵克廣州勢且西出子壯謂門人給事中陳邦彥曰事亟矣不急舉兵以牽制敵騎使無西則粵即閩之續也乃盡散家財招募起於南海之九江村及侍郎東莞張家玉新會王興高涼崔良槓朝陽賴其肖等前後聚眾攻克諸州縣子壯

所將多蜑户番鬼勇敢善戰甲胄器械無不精利乃與邦彥
約攻廣州時
大兵東西迭出廣州空虛故指揮楊可觀楊景曄派南海人
及知州梁若衡等結花山降盜三千人陰召子壯期以七月
七日兵至内外舉火應子壯喜先二日率水軍薄廣州謀者
入城被執事覺總督佟養甲立誅可觀等召遣人召李成棟
還師子壯兵至五羊驛而敗至十四日養甲生辰子壯以為
將卒方宴飲城可襲也五鼓薄城落月參橫江無一艦子壯
大喜及將至城角鳴鳴起水師數千從東來軍士大驚亟回
棹則舟已為巨纜所拒水師從後縱火盡焚其舟子壯奔還
九江長子上庸死焉會前御史麥而炫破高明復迎子壯以

前主事朱實蓮共守之九月成棟入高明實蓮戰死子壯被執成棟飲之酒子壯談笑飲滿如平時至廣州養甲謂曰吾與公年家也何苦反子壯曰若知年家所由來乎若叛本朝乃名我反我國之大臣詎為汝屈養甲怒置子壯高座設祭三壇集諸降臣何吾騶黃士俊李覺斯葉廷祚王應華伍瑞隆關捷先陳世傑等令拜之祭畢剮子壯子壯悲盡罵不絕口養甲舉酒屬吾騶等曰諸公畏否皆搦躬曰畏亦有改容詫歎曰若真忠臣真忠臣軍中皆指目罵之子上圖亦被獲家僮伯卿請寸斬以贖主人之孤得免死子壯死年五十二其母亦自縊戊子春贈太師番禺侯謚文忠予蔭錦衣衛指揮使時養甲已來降即遣之諭祭以愧之

張家玉字玄子號芷園東莞人崇禎癸未進士改庶吉士闖賊破京師家玉投書闖賊賊縛之使兩武士夾之問以故家玉年少貌俊拔巨聲辭辨賊歎曰吾殺此曹多矣臨死漸戰不能作一語未有若此人者竟釋不殺家玉乘間南歸而南都訛傳家玉已從賊遂削籍遇唐王於杭州從入閩以侍讀兼兵科給事中監永勝伯鄭彩軍家玉緣道撫輯難民收其丁壯從軍餘給遣還里帝聞善之命刊其法示四方彩屯廣信不進十一月撫州告急家玉往援力戰圍得解已而彩棄廣信入閩家玉與知縣李翔還守新城丙戌正月

大兵圍之家玉出戰中流矢墜馬壯士翼之出負創入閩命以僉都御史巡撫廣信至則廣信已失家玉請回粵招募得

衆數萬兩精銳萬人為武興營將赴贛州聞延平敗乃回東
莞居大父喪十二月廣州破
清巡撫佟養甲素聞其名遣副使張元琳即其家召之元琳
故與家玉同為癸未庶吉士家玉衣冠出見責以大義養甲
復飛書諭之家玉答曰孔門高第太祖孤臣如家玉其人者
安可以不賢之招招之乎生殺榮辱惟命會
清兵掠焦麗到滘二鄉鄉人禦之擊殺數百人其渠何不凡
莫子元等以大舟來迎家玉慷慨奮髯鼓吹登舟襲東莞城
入之執新令鄭瞻藉降紳李覺斯家以犒士轉檄遠近所在
嚮聚以應時丁亥三月也越三日
大兵至戰於萬家租東莞不守家玉走到滘

大兵追之磨到滘家玉祖母徐氏母黎氏妻彭氏妹石寶俱赴水死家玉走西鄉依大豪陳文豹以兵二千進克新安縣殺千餘人復襲東莞戰於赤岡不利退回西鄉成棟

大軍至攻圍數日互有殺傷已而舟師敗西鄉亦隨破陳文豹等俱見殺家玉至鐵岡得姚金之陳穀子羅同天劉龍李啟新等衆三千人連復龍門博羅連平長寧諸城勢復振進攻惠州克歸善縣還屯博羅

大兵攻之家玉走回龍門募兵旬日門得萬人家玉幼好擊劍任俠多結山澤之豪故所至翕然蹤而復起至是分其衆為龍虎犀象四營進攻增城入之十月成棟援增城家玉三分其衆犄角相救且倚深溪高崖以自固初四日成棟請戰

家玉將軍中自當之成棟少小却家玉鳴鼓進軍斬百騎
大兵抵平岡而止家玉亦收軍軍法出張旗入捲旗奪敵人
之旗則麾以入是日斬獲多搴旗者忘麾之手綰敵頭張旗
入中軍後軍望見者駭曰敵入中軍矣皆走前軍大亂成棟
以鐵騎蹂之遂大敗家玉中九矢諸將欲旋之走家玉曰大
丈夫立天下常犯大難事已至此焉用徘徊不決以頸血濺
敵手哉因起徧拜諸將自投野塘中以死懷銀印一其文曰
正大光明關防也時年三十三
大軍得其尸鮮有識者佟養甲曰觀此貌清正必義士真家
玉首也集諸紳驗視之李貫斯拜且賀曰是也某知其一齒
缺以銀鑲之髮長可二尺二寸今果然死無疑矣有營妓在

側顧而累欷養甲亦為改容獨覺斯洋洋有得色然家玉父兆龍弟家珍仍為人所匿覺斯不得蹤跡也張氏為唐殿中監九皋之後宋末遷東莞地傍大江面四百三十二峯而萬曆初楊起元懸記此地必生偉人自九皋十七傳而生家玉

萬家租之戰李覺斯恨家玉藉其家導

大兵入滅張氏族又倡為厭勝之說燬廟發冢甚酷明年贈少保增城侯諡文烈父封如家玉官家珍蔭錦衣僉事其先後從家玉死者從弟有光有恆及伊鉞鄧林材楊光遠等數十人粵中人又言家玉常乘一黃馬每臨陣作勢怒鳴以鼓士氣及家玉死馬亦躑躅死於溪側伊鉞字君瑞東莞人

陳邦彥字會斌號巖埜順德人少慷慨喜大節雙眸炯炯能

視日不暇乙酉以諸生走金陵上政要三十二策其書傳布
唐王讀而偉之既即位授監紀推官而邦彥已於是科舉於
鄉蘇觀生薦為兵部職方主事監廣西粮兵至嶺關延平敗
勸觀生東保惠潮截大庾嶺可保全粵不聽會永明王立於
肇慶觀生與丁魁楚不睦回兵至韶州將立唐王弟使邦彥
赴肇慶覘之王在梧州邦彥至大妃垂簾南面坐王西向立
魁楚侍勞苦邦彥語以東事且曰今非戰則和二者安出邦
彥曰我弱彼強以戰則非敵我直彼曲以和則無名為今日
計惟急還肇慶正大位以繫人心繕舟固險馳檄遠近孝勵
以觀其變今南雄諸戍皆西山勁卒命之取韶其勢必舉粵
東十郡我制其七而使其三代我受敵從而乘其敝不亦可

平上曰善明日改授兵科給事中令回召觀生入輔邦彥歸唐王已稱帝邦彥不敢入貽書觀生報命且勸其與趙楚並力匡國中自鬨觀生不能從邦彥遂隱高明山中未幾廣州破聿鐭及觀生皆死先是贛州總督萬元吉使族人萬年募兵於粵得余龍等千餘人未行而贛州破無所歸聚甘竹灘為盜潰兵依之得二萬餘人肇慶總督朱治憫使監軍鄧研聰招之既至與督標兵不和譁而歸研聰與年俱死於亂李成棟既定廣州丁亥春盡銳西出邦彥出自山中臨西江之口登高而望積峽奔流帆旆飛揚浩然出涕曰莫可救也夫若乘其未定得奇兵襲廣州此孫臏所以存趙也乃乘扁舟入甘竹灘說余龍告以其謀龍許之邦彥亦起兵高明與

龍由海道入珠江廣州聞警發甲飛騎召成棟回揚言徑道
襲取甘竹龍等內顧遂退是時陳子壯起九江張家玉起東
莞霍師連等起花山皆與邦彥相應邦彥起寄家玉書云成
不成天也敵不敵勢也方今乘輿播遷桂林危如累卵得牽
制毋西得平之間庶可完節是我致力於此而收功於彼也
乃遣其門人馬應房與余龍攻順德復之成棟至順德余龍
戰敗應房被執不屈縛而沈之於水應房前崔廢守義詳予
也四月余龍再戰於黃龍江亦敗死邦彥乃棄高明收餘眾
數千別徇江門下之七月與陳子壯約圍廣州子壯先至謀
洩欲引去適邦彥至相謂曰李成棟方攻張侍郎於新安聞
廣州警必乘舟急還邦彥伏兵珠州側伺其至以火舟從蘆

莽中衝之公嚴陣以待使不得犇突克城在此舉矣青蕪而
朱蒔者我師也計定成棟夜至邦彥引兵旁擊之焚其巨艦
數十成棟率輕舟前走邦彥尾之環城而西平明遇子壯軍
養甲知成棟至從城上擊鼓以助其勢子壯軍不知望帆檣
干冀蔽空而上以為盡敵舟也陣動子壯急止之不能定成
棟順風追之遂潰邦彥孤軍不可留乃疾引兵攻下三水距
胥江與霍師連會前湖南道黃公輔御史連城璧等亦攻下
新[甯]新會是時家玉在東邦彥在西養甲謂成棟曰家玉依
山為營畏我騎兵不自至也邦彥操疾利在舟楫若全師來
出為害大矣不如偏師綴家玉而專意西方成棟從之八月
邦彥及成棟大戰於江門又戰於胥江氣益奮邦彥自起兵

來日一食夜坐假寐不就枕與士卒同勞苦故其下人之感
動即小蚵無思叛者九月清遠指揮白常聚殺知縣章北斗
以迎邦彥以南海人鍾晝署縣事因橫江樹柵絶嶺東餉道
成棟遣師擊清遠霍師連以舟師遏之成棟縱火燒師連舟
兵亂破柵而入師連戰死邦彥常聚與太學生朱學熙嬰城
守時民兵起者數十家惟邦彥一軍最强嘗分出以救民兵
之敗者至是精銳喪盡外無救者攻十餘日城陷常聚鍾晝
戰死邦彥猶率數十人接戰肩受三刃不死走朱氏園學熙
已自縊邦彥哭而拜之索筆題壁曰無拳無勇何餉何兵聯
絡山海喋血會城天命不佑禍患是攖千秋而下鑒此孤貞
遂被執餐中使醫來視創邦彥却之饋亦不食在獄五日惟

慷慨賦詩臨命歌曰天造兮多艱臣在江之滸諸生且識兵時哉不我與我后兮何之我躬兮獨苦厓山多忠魂前後照千古歌畢西向稽首坐而受磔九月二十八日也監視者視其肝肝忽躍起擊監者面驚悸數日死邦彥死後六日家玉死又一月子壯死又三月李成棟以廣州降逾年贈邦彥兵部尚書謚忠愍先是廣州之攻養甲知其謀出於邦彥遣人收其家獲妾何氏及子和伊虞伊於肇慶學養之為書以招邦彥邦彥判其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為忠臣義不私妻子也養甲壯之仍厚館焉其後僉都御史李星一舉人杜璜以兵攻肇慶始殺之璜等戰不勝亦死璜字石貞高要人也

逸史曰三君子之死義烈矣自覩生不用黯軍之言庶幾不

守惠潮旋失使敵拾廣州如芥橫制粵朝之背然琛輿猶遷猶得徘徊楚粵間則以三人之孤軍出沒成棟疲於奔命不遑西出也自是後大將瞎世澤之猶存息孤忠之奮發不旋踵而萃而歸於纜索當是時幾有少康之基焉夫粵之人才豈獨攫山稱不朽哉

附記從陳張三公死事諸臣

嗚呼粵中之立國僅矣當是時天戈所揮勢如拉朽而粵區區一隅擁虜王藉非張陳三君子捍禦鋒刃其得從容而立君哉三公尚矣其輔而共起者書生亦手慷慨赴義闔宗族而不悔亦可悲也吾不敢遺為條次之如左

梁若衡　朱實蓮

麥而炫　譚應龍

區懷炅　韓如琰

林洊　張恂

張玿　譚高謀

馬應房　楊景曄

楊可觀　霍師連

陳文豹　李學熙無傳

梁若衡字簡臣南海舉人知永福縣以廉稱靖江王陰畜異志與峒蠻相結有巨流欲釋又奸徒指民田獻王者遣吏執眷索印若衡皆持不可以憂歸還左州未赴若衡娶於陳子壯之妹兵至廣州養甲疑其內應紿若衡至手刃之事聞詔

贈光祿寺少卿賜祭葬

朱實蓮字子潔南海人祖讓夔州知府實蓮性聰穎七歲能屬文總角舉鄉魁以薦授德清知縣歲饑賑活萬人賦不登被劾上官念其清廉助之千緡不受降松江照磨踰月補臨淮知縣以憂歸隆武召為刑部主事未行永[曆]即位轉戶部奏較團練水陸義師廣州陷與子壯同起兵

大兵盡銳來攻民悉持兵伏藪斬獲千餘馬數百匹生擒其將數人乃率戰艦數百同攻廣州使陳官梁梁標陸言葉以緘先發遂奪兩關破壘會成棟還軍大戰陳師潰實蓮收軍旋還屯三水而使區懷炅先往高明以子壯令吁提憲之會一唯等為應高明既破軍勢復振實蓮署縣事關天鍾梁蓮

臣等分門而守未幾九江破屠戮數千人遂攻高明三日城陷寶蓮手刃數人而死天鍾長軀黑面力舉千鈞巷戰殺數百人以死與同事者有吳兆徙字行之朱名臣字穀友皆以諸生試兵部司務程憲之字覺斯曾一唯字貫卿皆授戶兵主事高明人也梁蓮臣順德人御史元桂之子以諸生為游擊于壯其外甥也既敗無一降者寶蓮攻拔高明詔陞監軍副使聯絡西師後贈光祿寺卿加贈兵部左侍郎廕一子指揮僉事

麥而炫字章闇高明人崇禎辛未進士知上海縣多惠政邑中有虎為文告於神虎去民作遠虎亭以志之歲凶以催科不及降福建布政使檢校署海澄漳浦二縣攝漳州海防起

補安甯令與權要不合罷歸永曆起湖廣道監察御史奉行
廣州失守大帥招之不應丁亥四月陳邦彥起兵將襲高明
而炫約為內應不果八月陳子壯師至遂與譚相國區銑等
新令徐中立以高明迎子壯合師出攻新興破之高明陷而
炫兵潰執至廣州不屈與弟而倡及隨征都司嚴會謝達等
同死詔贈太僕寺正卿賜祭葬蔭一子而倡字昌仁以諸生
授監紀推官從子藹援字道泰世襲百戶授都司先城陷戰
死先是新興有錦衣衛指揮同知梁逾宇與甯及諸生梁州
垣州翰起兵與而炫合戰敗皆死永曆命梧州府通判姚馨
往恭州垣以一品禮祭七壇官其子敬承監紀通判逾先有
護駕功陞僉事同知至是贈廣威將軍

譚應龍字能岳高明人崇禎中爲昭平典史縣委鞫囚既定贖鍰因泣問之曰嘗女所得也應龍即請於知縣以俸代而還其納有勺絕軍丁金郄之及家居聞北都變與二子相國正國縗服書先帝血詔於堂日拜而哭謂先皇帝死而不忍忘百姓百姓又豈忍生而忘先皇帝乎廣州陷舉家全髮陳子壯將至應龍使相國出迎師而陰納婁而姪軍與爲犄角高明之克應龍功爲多子壯承制授兵部職方司主事不受大軍至應龍曰吾不可不妥衆志移妻子入城同未實遂力守常佩一帶謂子弟脫有不虞吾當雉經於母塋之樹城陷謂其妾黃氏曰汝常誦唐人波濤誓不起妾心井中水之句今其時矣妾欣然赴井應龍整衣冠自縊年六十有九相國

妻亦抱其幼子憲默赴井事聞詔准以死勤事例給祭葬建
祠旌表相國字起臣己卯舉人國變時首鬻產輸餉曰吾以
輸義永曆授禮部儀制司主事既敗走南閩迎永曆中途為
土寇所害年四十九詔贈員外郎
區懷炅字熙仲高明人戶部尚書大倫子以蔭授知縣與從
子宇閩並有戰功宇霖字精卿兵州通判大拒孫以諸生授
監紀知縣區銑以武舉授兵科給事中皆與子壯同日死贈
懷炅光祿寺丞又有南海人炅元字元晦炅元字元容皆名
諸生子壯起兵謀先復廣州蠟書使為內應並署兵部主事
事洩被執將出市炅元就道謂其兄先行曰造次不可失序
也其弟晟元字元節方捕急脫走藤縣其後李成棟來降晟

元率兵復梧州拔藍軍副使梧州復陷力戰死兄弟稱三烈

士云其友鄭非元以諸生從兵拔贊畫知縣兵敗不肯雉髮

遇害

韓如琰字潤李博羅舉人國變謀起兵爲檄馳布詞旨激烈廣州陷偕從子二見入羅浮山招集壯士五千人與張家玉合軍攻復博羅歸善未幾陷如琰督戰不支與二見俱赴水死贈兵部職方司郎中賜祭葬

林洊字習脩東莞人祖培神宗時御史伉直敢言洊補諸生張家玉少從之學嘗問洊他日致君當於古人何若洊曰吾於漢尚友一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於唐尚友一人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家玉既貴薦於朝及奉命返粵募兵隆武詔洊

以推官監紀其軍
大兵至廣州東莞知縣余經國將降迎游廷叱之闔家玉欲
就死游即攜西監藥杏投之曰子死且為完人吾當隨子耶
洒生祭焉已而陳子壯書至約同舉兵游因為謀主東莞既
復家玉還軍到濬留游守萬家租
大兵來攻督鄉兵力戰而敗貢生伊鉞游弟諸生滙死焉游
將歸死孔廟知縣施景巍執以獻獄中聞家玉戰死哭之曰
吾昔祭子於生惟恐子之不死吾今祭子於死而又恐子之
不生也臨命賦詩有四十七年紫市骨英魂長願侍君王之
句其弟適與文信國同云贈文林郎從弟泗英年十九赴福
州上書隆武授中書舍人紹武潛位泗英獨上書冀戴永明

肇慶即位手敕褒美後以應子壯兵卒於獄

張恂字士和東莞舉人授衡州府同知勦峒源大盜擒其四渠脫男女萬計請設嘉禾新田二縣為善後計遷永州知府請減輸癸黔餉改食東鹽又為條備儲練以故流寇再犯鄖襄而不敢窺永城境陞湖廣兵備副使以病歸家玉其姪孫也東莞既復恂自領一軍城破戰敗北面拜司臣力竭矣遂自刎死贈左參政賜祭葬子景萬字福殯詔賜授監紀推官監建陽軍以復城功陞兵部職方司主事監軍湖南駐藍山其後楚鎮曹志建叛逼降不屈伏劍死

張珆字台玉大埔人宏猷字淑壯世襲南陽衛指揮使東莞攻破宏猷與其弟宏烈宏謨子正邦正道皆戰死一門殉焉

詔贈都督賜祭葬

龍門人譚高謀字天池譚高擢字景卿高謀以武舉為京營守備高擢以貢士知清和縣罷官家居寧王起兵集義旅為內應既克承安使高擢署令事城陷皆死之

馬應房字子龍順德人父義祥寉慶知府應房當廣州陷為文告孔子將歸死學宮其友止之耶房之起余龍率衆效死者應房力也及敗或勸應房亡曰吁吾有母在遂就執令語之曰若父為太守若為諸生何敢作賊厲聲曰世受國恩是以舉義何為賊曰若舉義何與羣盜為伍曰諸生空拳非藉彼事不集獨不見丈丞相招合峒蠻兵武穆指揮楊么軍乎死耳無多言遂沈之伏波橋下

楊景字曄采生楊可觀字龍瑞俱南海人景曄性豪邁善騎射中武舉與可觀並任廣州指揮義師之起兩人陰結壯士分置諸門將斬關以迎反兵至養甲重賂諸大姓及城外耳目者可觀家奴利購金以謀告養甲先執景曄母景曄出曰我實為之事不成天也不可上累吾母養甲釋其母又曰景曄須汲人目執事既念其母何不及其未死並十齡之妹釋之以安為吾母養甲從之好語勸之降景曄曰汝生我我不汝生也與可觀同見害事聞詔贈都督賜祭葬其同官高為碩張象賢亦並以內應誅

霍師連字連生尚書文敏公韜之元孫隆武初募兵勤王授遊擊以功陞副將陳邦彥兵起師連從攻廣州不利退扶三

水大小十餘戰

大兵畏其鋒清遠衛指揮白常榮舉城迎之師連與與邦彥往赴列柵江上為堅守計騎至不得戰北風大作師連出不意疾以火舟出擊成棟佯退師連揮舟追之數里風反退迫柵不得入盡焚師連將走甲重溺死常榮巷戰死事聞贈都督同知賜祭葬蔭子千戶常榮字燦玉

陳丈豹字孺赤新安人少負材武尚節義兩京連陷於所居西鄉團練千人自保諸寇環現不敢犯廣州陷新令厚斂於民民不堪命丈豹舉兵殺令以徇諸生王者眩出巨萬助軍投監紀推官軍聲大振李成棟兵猝至戰敗其將殲焉會張家玉至招黃蘇圍諸盜為助諸山驍武皆起應之成棟再至伏

發觸地雷火器死者無算遣漁户數百人邀截虎門焚其樓船且盡越數日復來攻壘戰三日不能支文豹躍馬入陣格殺數千人以死王者肱亦戰死西鄉屠焉文豹故饒於財喜周人急兒時隨母避賊母置文豹草中賊毀人提之勿動刃其耳而去鄉人以為神至是舉兵皆踴躍曰我公天祐也羣

應焉事聞贈都督賜祭葬

南疆逸史卷二十五